

根生叢書 2

道之美

張清治 著

——中國的美感世界



根生叢書 2

道之美 中國的美感世界

張清治著



ISBN 957-9027-07-2

根生叢書 2

道之美—中國的美感世界

作 者：張清治

發行人：林伯峰

主 編：王鎮華

執行編輯：簡淑芬、潘雪玲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 號 11 樓

服務電話：507-2606~7

傳真電話：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 2523 號

印 製：龍岡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 150 元

ISBN 957-9027-07-2

明，不可熄

王鎮華

——主編的話

一個成熟的文化是非常偉大的；任何赤裸裸的力量，終究只能在它前面低頭、欣賞、匍匐。因為文化提供短暫人生一個值得追求的大生命，它在人類野性衝突、徬徨時，提供一種和諧上進的文明生活；它每次碰到大的災難，得以百折不撓，即因它本身就是可以為之獻身的對象。考諸人類歷史，那種繼絕存亡的韌性，直令人感動莫名。

當然文化不是那些塗塗抹抹的大小動作，它就是平凡而又重大的一種生活意見、生活方式、生活氣氛；它難在——從人格成長談政治經濟等羣體事務；它是真正的成熟。它總是質樸、磊落得叫人心痛、感動。

豐美的文化之於沈悶的生活，像清新的空氣，它內在一切又外在一切；它不被任何人獨佔，卻可與任何人分享。目前，我們的文化正處於最險惡的困境，但是它仍然潛藏在民間，甚至與歐洲現象學到詮釋學一路，這未來思潮發展的主流，暗暗契合——文化是活在冷硬的現實中，卻又超越時空的；不管時空阻隔多大，只要根是活的，終究會長出新芽。

※

這套「根生叢書」的出版，可以說只是深埋巨根長出一個新芽而已；但它的意義不凡，我只要把前面已定案的幾本書名，將之排列串起，已可知悉一二：

《諸神退位》

《黃河性情長江行——從生活到文化的一條路》

《含苞待放的中國文化——文化總有大白的一天》

《給時代留個種子——定位與出路》

《道之美——中國的美感世界》

這是我們對文化感恩的一些回報。畢竟四十年的安定，台灣民間原有的文化根基，逐漸自育出一股蓬勃的再生力量。相信有更多的民間文化，正蓄勢待發。

讓我們也做個像樣的祖宗，重開百世新頁。

※

謝謝林伯峰先生對我們這套書的欣賞，也謝謝允晨出版社同仁的贊助。

註：真正的成熟不同於自然「成住壞空」裏的成熟，他懂得「位育中和」，即懂得謙虛地尊重自然與生命主體，所以它是以自然為基礎，而又超越自然的一種圓融。判別的標準在於是否懂得謙虛。

【目錄】

美・美感・藝術	一
美感的派對	九
莫名其妙與妙不可言	一四
自然——衆美所赴、萬妙所皈	二九
山水畫之尊	三九
漫談「美」的格言	五一
郁郁乎訇哉，今也何繼！	
——「中日現代陶藝家作品展」觀後	五九
游斯「土」！「游」之陶！國陶現曙光！	
——游曉昊陶藝作品的觀感	六七
多彩世界	七四
千古醉人一僧書	
——談懷素草書《自敘帖》	八五

無畫處皆成妙境

——談中國繪畫之空無觀……………一一六

「氣」象萬千天地間

——以氣論世之審美觀……………一三六

琴境圖說

——古琴藝術的美感境界……………一五八

泠泠七弦大雅調，款款一曲長清音

——略談「琴樂之美」……………一七二

三年寒食黃州雨，一氣呵成萬古書

——東坡《寒食帖》今賞……………一七六

「寒食」論「二臺」，坡公向「北海」

——論山谷書跋之模糊意識……………一九八

【附 錄】

(一)對「臺」「海」之辯的商榷……………二〇八

(二)也談東坡與西臺……………二一八

美·美感·藝術

一、「頭頭是道，物物美好」——美感的形上基礎

“Whatever is, is right”

——《箴言》

莊子好美樂道，有一天東郭子問：「道在那裡？」莊子回說：「無所不在。」東郭子覺得不夠具體，莊子祇好舉例說「在螻蟻」。在一般俗成的觀念裡，道是形而上的範疇，易經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怎會下存於小動物的體內呢！疑惑間莊子又說：「在稊稗」，這時東郭子覺得莊子是否尋他開心，怎麼愈比愈下？第四次莊子更加徹底說是「在瓦甓」，這次東郭子覺得莊子未免過份了，心想螻蟻雖小，卻也有生命，而連這一無生機的「瓦甓」，竟然也着起道來？最後沒想到莊子口裡冒出一句：「道在你閣下的大小便裡！」，這句突如其來，冷不提防的臭話，竟然出自一位高人的嘴裡！在自視很高的東郭子來說，對於莊子這種遊戲人間，出口成「髒」的態度，實在不敢恭維，何須與莊子同等見

識，人的對話也就此打住。在莊子的審美意識裡，是妍蚩一體，物物著道的。也就是道之所在，即美之所在！

愛因斯坦深信「凡是我們所能經歷到的最美麗的東西，就是最神秘的東西，這裡面才是真正藝術與科學的泉源」。鮑羅（Boileau）也有「唯真為美」（*Nothing is really beautiful but truth*）的論調。而那作為基督教根本信念的箴言「頭頭是道，物物美好」（*Whatever is right*）也是常為吾人所津津樂道，其意是：凡是存在的事物（上帝所創），都是盡善盡美的。前一個云是等於「存在」（*exists*）的意思，是完全不及物動詞，後一個云是「現」象的肯定，是不完全不及物動詞，作為連綴性質的；整句的分析解開結果為：Any-thing that is (exists) is right，主要的子句是「任何存在物都是美好的！」在神的愛裡，眼前一切多麼美妙！世界種種何等圓滿！

莊子的理趣，基督的教義，在美感的某種層面上，足可相互輝映，物有中外，理無二致。柏拉圖為人生揭橥「真、善、美」的真諦，孔子從倫理實踐「依仁、游藝」的美德。他主張「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的論調。在真、善、美順序裡，特重人文之美，「據德依仁」是人文主義的審美觀，「德、仁」二字，是人文主義的文字學，是天人合一下的人文主義的審美觀。中國美學，即道統的美學，儒家的美學觀，是以真、善為前提，是完美主義的審美觀，更是健康的人生觀。完美的人生觀亦是幸福至樂的人生觀，莊子在「田子方」裡有「至美至樂」的說法，這是美的極境，也是美樂一致的人生觀。

法人辜讓 (Cousin) 在其著作《真、善、美》(Du Vrai, Du Beau, Du Bien) 一書中，也提出了三種美：「物質美」、「道德美」、「知識美」。就中他特別把「道德美」允為最高，這與黑格爾的「至美來自靈魂深處」、柯克 (Cooke) 的「心智至美」說、愛默生的「美是善的標誌」等都是同一旨趣的。古來今往談美的哲人雅士，率都引「美」入歸自然，契還道體，其極致處，當是「天、地、人三極合一；真、善、美三位一體」，《易經》說得透徹：「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性美與陽性美是天道之美；柔性美與剛性美是地道之美；仁慈美與正義美是人道之美，是三才主義的審美觀。在國產的美學觀長久以來多麼順乎天道，合乎人情，經天緯地，亙古長流！美體上游了道體，認了「真」，結了「善」，而后可與天地精神往來，可與宇宙無窮感通；可以眼空四海，可以神遊八極。在美的國度裡，有情！有信！妙香遍歷！滋味無窮！

二、美滿無他想，忘形到爾汝——美感的精神狀態

"Beauty is not a need but an ecstasy"

——Gilbran

孔子說：「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又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美的感應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不學而善，弗學而能。所以劉勰在《明詩篇》中說道：「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耶律楚材置身皚皚白雪的北國冬天裡，不禁要叫：「我愛北天真境界，乾坤一色雪花霏」。吾人舉目所及，有時天風淅淅，海風浪浪；有時狂風偃草，急雨劈門；時而風吹竹叢，偶也雁度寒潭；但看飛鴻戲海，也觀雲鶴舞天；或雲下山谷，或月點波心；仰觀則行雲在天，俯瞰則流水在地。山水自然之美，古來共談，左思從自然界感通了生命的律動，宇宙的奧妙說：「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張潮放眼世界，盡是生趣活潑的美好視覺：「物之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樂莫如琴，在動物莫如鵲，在植物莫如柳。」莊子以爲天地間的美，實在不能用語言符號所能達其萬一，他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故萬物一也，是其美者爲神奇」《知北遊》。看他「款款春風淡淡雲」，怎不叫人歡天喜地，又如「柳枝低作翠欒裙」，不是既有情來也有信！

美感一經融入對象，即是「覺得於己，快然自足」的圓滿境地，托爾斯泰說：「美感是一種特殊的快感」，康德（Kant）以爲是「無心的滿足」（disinterested Satisfaction），孔老夫子聽到韶樂的美妙，竟然痴迷了三月之久。這期間夫子食肉而不知肉味，睡覺而不能全眠；久久不去的是那縈繞樑間的美的音韻，是美感盤據了快感，這種耽迷痴着（Ecstacy）的心態，就是莊子所說的「忘」的心理狀態，所謂「廢寢忘食」的經驗，在藝術創作的過程裡，也有類似的例子可循：《懷素自叙》中所說：「狂來輕世界，醉裡得真如」、「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因在張顛之後，所以自稱是「以狂繼顛」。創作過程亦是

自醉歷程，所以又說：「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欲書書不得」。審美經驗中是我自我喪，我自我亡的心路歷程，此間怎知歲月之飛逝，宇宙之流光？熱戀中的男女，是美感經驗的最最體現，孔尚任說得切：「兒女情濃如花釀」。這時是「美好無他想，黑甜共一鄉」的痴迷境地、顛狂世界。杜甫的「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更是古來騷人墨客的快美一體，分合變幻的一種莫名的交感。

美感之向上一層境界，是境界之外的「空無妙有」，象徵派詩人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因找到了空無的美妙而高興異常。道家美學之「無的妙有觀」，與禪家美學之「空的實存觀」，在在都為中國藝術提供了清明透徹、空靈妙想的藝術滋養。有了道家「無」的妙用，才成功了禪家「空」的廢「話」，其美感的至法是「不着一字，盡得風流」，是「言語道斷、直指本心」的「上」境界。一切是無念無住，無思無碍，隨緣自在，物我如如。其勝處是見山不識山，見水何識水（按原禪句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也就是見花不作花想，觀雲不作雲思的擬神之概念上的真空，也唯有此時，才可心竝日月，體侔神明。威廉布列克（William Blake）的胸次自是：「一砂擬世界，一花想天國；掌面乾坤大，瞬間劫永恒」，正是禪味十足的詩句：「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東坡），而王維之「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香」，則更「是默亦雷」的無上空靈的妙喜！東坡之「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則又是何等恬寂的妙契！

三、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嘯傲凌滄洲——美感的自我表現

「依依楊柳」，「喜柔條於芳春」；「颯颯秋風」，「悲落葉於勁秋」，是詩情，也是畫意；「清泉白石，皓月疏風」，是詩材，更是畫本。有美的存在，而後有美的現象；有美感的體會，而後有藝術的表現。

舉凡吾人身之所歷，心之所思，均可爲文；耳之所聞，目之所接，皆可入畫。《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之藝術是內心情愫的外現，歌曲藝術是長其「詩」之言，以補其功之不足；長歌之再不能盡情，則把情緒更直接地傾注於手足動作的舞蹈藝術了！孔子也說：「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是藉言語以充足內心的意志，假文章以充足外現的言語。由此可知詩、歌與舞蹈藝術的產生，當初是曾已歷經了象徵的原始。

由美感的緣起，乃至藝術品創作的完成，其間存在三大因程：「美」、「美感」、「表現」。同是一種美素材，可能有不同人的美感效果；也可能僅乎一種的美素材，卻可產生不同的藝術表現。美感是因人而異，而藝術也因人、因事而異。同一落日，可藉文言以成詩，也可假彩筆而爲畫。所謂「詩情畫意」也者，即指同一美素材，成功了二樣不同的藝術表現。東坡看到王維畫，美其詩畫感通而說：「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味摩詰之詩，詩中有

畫。」黃山谷也說：「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作無聲詩」。北宋郭熙的《畫意》：「詩是無聲畫，畫是有形詩」。《毛詩·大序正義》中早就體會出詩畫同功的道理：「詩是樂之心，樂為詩之聲」。漢朝揚雄在其《法言》一篇中也有過書畫感通的消息：「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西洋十八世紀哲學家卻把詩看成思想的音樂；這是情趣與理趣相互交通所致。歌德更說：「建築是凝固的音樂」(Architecture is the frozen music)，音樂家孟德爾頌：「建築是無詞之歌」，霍瑞斯(Horace)說：「畫是無語詩」，西蒙斯德(Simondes)：「畫為不語詩，詩是能言畫」，先太師胡小石公曾語十之(張隆延)老師說：「書是無聲樂」，則是高度抽象的易體藝術。

在諸項藝術之間，彼此可感通(Correspondence)一體，且能合作(Collaboration)無間者，我國的書畫藝術，是當之無愧的！所謂「詩、書、畫」三位一體的「合作」藝術，是集三絕於一身的作業，其創作路程是多麼的遙遠與艱苦！書讀萬卷，路走萬里，「筆成塚，墨成池」、「禿筆萬管，墨磨千錠」，而後所養擴充，所聚衆多；自然「積學神明，寧靜致遠」；所以「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之後必可「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也就是李白的「筆參造化，學究天人」的充滿自足的境地，當其創作完成時，其成就自是一番「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嘯傲凌滄洲」，是何等氣象！人生至此何等充實！當庖丁解牛完成後的「提刀四顧，躊躇滿志」的昂揚神情，旁觀者不也同臻一樂？藝術創作，功等造化，是「驚風雨」，「泣鬼神」的場面，吳道子筆下的勁利，懷素滿座的失聲……等都

是藝術家從創作之中得到充實的快感，正是驗合了孟子那句：「充實之謂美！」一個藝術家如沒有浩然之氣作後盾，何來充實之美！

一件藝術品的優劣，除卻作者先天的資賦條件外，後天技巧的鍛鍊更是不可或缺的！「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成功的藝術家並非偶然的！無怪乎米蓋朗基羅要說「所謂天才也者，就是長久的耐力！」

美感的派對

——日月以對待耀彩，草木以錯比成華；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

日光月華，高明在天；山雄海深，博厚在地。青松入雲，神馳於上；飛瀑奔谷，心動於下。春蘿擺月，秋桂遣風，原天地之大美；鳶飛魚躍，蟲噪鳥鳴，啓山水之圖趣。吾人生於天地之間，受陰陽之氣，感宇宙之生生，覺大化之流行，所以天高地迥，盈虛消長，相應相對。有陰陽而后有天地，有天地而后有剛柔，有剛柔而后有男女仁義。天之道，陰與陽；地之道，柔與剛；人之道，仁與義。是以陰陽之道，即生生之道，生生之道，仁義之道也。所謂生生，是「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是男女同生，仁義並存，剛柔相濟的生生哲學。

中國的生生哲學，是彼此交感和諧，仁讓互誠，不是彼我敵對，矛盾互見。我們沒有一元論的狹窄，也沒有二元論的衝突。人稟受天地之氣，參贊化育，與萬物一起生生。《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這是物我之間，也是人我之間（人際關係）的和諧觀。而《易經》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及「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則是天人合一（天人關係）的感通消息。董仲舒《春秋繁露》：「爲人者天也，人之本於天……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地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則把天人的無間，說得更爲透徹。人緣於天，本於道。天道真誠，所以《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的行爲規範，當應師法天道的「誠」。故說「誠之者，人之道」。人之至誠，可達天道的本然，萬物的常然。本然與常然即是達道，達道即可盡己之性，也可盡物之性。「誠」則：開明悟識，參贊化育，天人交通，感會不已！《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道不言，四時運行，萬物以生，品類以明；「日月以對待耀彩，草木以錯比成華」；萬物對生，無獨有偶，此乃天地之大道，生生之大德，劉勰在《文心》的《麗辭篇》：「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天地萬物之形體，爲造化所賦，體相之爲用，源於神理，因此事事成雙，物物成對，造化天心，自然妙成！

道，天得之而成象，地得之而爲法，人得之而爲文。人參天地之化生，感於物而動。上與天大化，下與地流行；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萬物爲我，我亦萬物；物我合一，人與天調，由是天地之美感生焉！萬物之默妙契焉！美莫美於天地之大道，天地之大道乃是天人合一，物我俱化的遍在生命。此種宇宙的大化生命是週行不殆，變化無盡，創化不已！